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打铁的姑娘

应锡康等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目 次

鋼臂怒揮·····	文 博(1)
和苏联专家相处的日子·····	文 博(13)
打铁的姑娘·····	江南造船厂 应錫康(25)
钳工的翅膀·····	江南造船厂 黄廷元(32)
钢铁战士·····	江南造船厂 陈章夫(42)
在钢铁洪流里·····	江南造船厂 張汉型(50)
相 遇·····	江南造船厂 碧 波(59)
女 将·····	沪东造船厂 向 阳(67)
假 日·····	江南造船厂 蔣兴盛(71)

鋼 臂 怒 揮

文 博

造船厂的碼頭上，一艘新輪正在艤裝，鉚釘槍的嗒嗒聲、鉗鉗槍聲、鋼板敲打聲……喧鬧成一片。一台陳旧的塔式起重機象沒勁的大象似地慢吞吞地揮着長長的鋼臂，一次又一次地將碼頭上的機件吊上新輪。劉師傅盡力地睜大着那雙布滿紅絲的眼睛，從駕駛台的玻璃窗里注視着下面的吊鉤，他的兩個徒工站在旁邊做着輔助工作。

幾天來，劉師傅也真够緊張了。躍進的巨風刮遍了全廠，十八個月的造船周期要減到七個月，這是一件多么惊心动魄的事情呵！隨即來自各個車間的機件象黃浦江的浪濤一樣直涌向碼頭，運輸工劉師傅他們的任務也大大加重了；單靠這麼一台老起重機就再也不能滿足生

产要求了。刘师傅他们打前天起，日夜輪班将机件往船上送，可是，碼頭上的机件却越积越多。安装工人眼看机件呆在碼頭上不了船，找刘师傅“算賬”来了，有的在吊車下面喊叫，有的干脆爬上吊車来。刘师傅总是嘟着嘴，他想，他天不亮就到碼頭上来，直到深更半夜还在悶声不响地吊啊吊的……工人们常来駕駛室吵，他一气便把門鎖上了。

刘师傅的心里多难受啊！他有个倔脾气，心里一不高兴就不愛和人說話，一股牛勁地干活。可是安装工人的催逼和諷刺，一句句听在耳里，却比針刺还难受。难道說自己就是这样沒出息嗎？“七个月”那个跃进速度就給我們拖着垮台嗎？黑板报、广播台也都宣揚出去了，說我們吊运任务成了关键；厂长来找，党委書記也来找；难道我刘更新就这样沒出息嗎？……他一面干着吊活，一面紧鎖着双眉在思索。

刘师傅决定再去找总机械师。关于这台老吊車的事，自己跟他打过不少“官司”，一想到这些，心头就会直冒起火来。“小張你来操作，小吳你跟我走，找总机械师去。”說着他一股勁地下

了吊車，直往厂部走去。

說起这台吊車，話儿真长，我們这个造船厂原来是从英国佬手里接收过来的。这台吊車矗立在黃浦江边几十年，帮助英国佬吸了我們几十年的血。英国佬溜跑了，可是他們并不甘心，溜跑时还进行了破坏，把吊車的名牌拆了，把吊車上的零件搗坏。

中国人民站起来了。英国佬难不倒我們，我們把工厂修复起来了。吊車在刘师傅的手中又复活起来，从此它开始为人民服务了。可是，关于这台吊車，誰也不知道它最大吊重量能达几吨；在一九五三年工厂对它进行了一次技术鉴定，認為它已經很陈旧，規定它的最大載重量不超过五吨；把这数字訂入了操作規程。这次双反运动，刘师傅給机械科貼了好几次大字报，說根据他实际操作时的判断，吊車的載重量可以大大提高，要求机械科研究。可是，大字报一次一次的貼出去，却象一块块石头沉在大海里，总机械师总是說：“要慎重考虑考虑。”

刘师傅带着小吳气冲冲地走进总机械师办公室，迎面正碰上总机械师，小吳迎头就問：“吊

車的事情研究好了吧?!”

总机械师笑咪咪的，一面招呼他俩坐下，一面解释道：“我知道你們这几天很紧张，很紧张。我也很心焦。现在你們碼头的吊运任务成了全厂的薄弱环节，我已向厂长汇报过，要求赶快想法增設一台吊車；自己造也好，向外調也好……”沒等他說完，小吳插嘴道：“等你調来装好，起碼得一个月，你說咱們碼头上的船可以空等三十天嗎？这是空談。我們不想这个，我們問你老吊車提高吨位的事。”

“喔，这个……”总机械师摸摸胡子，“对，我忘了說了，在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，我們又进行了一次鉴定，大家意見認為可以提高吨位到六吨。”

“提高一吨!?”刘师傅瞧了他一眼，又好笑又好气地說，心想：我們早已在吊八吨了，真是官僚主义!

可是，总机械师还是得意洋洋地解釋着：“再不能提高了，因为机件太旧了，誰也沒个数，这事得慎重，出了事故不得了，影响生产可不能計算啊！所以我認為碼头上这么多活，不再增

一台吊車，是不能根本解決問題的。”

“增加一台吊車可要幾十萬呢！”小吳說。

“那生產需要嘛。過去，我在國外看到的一些造船廠，象这么大的生產任務，起碼有兩台、三台吊車呢！”

“真的再不能提高了嗎？”劉師傅對總機械師那種“書生氣”，很生氣，便板着臉，提高着嗓子問。

“不，老劉，做事得穩重些，吊車任務來不及，不是你們的責任，應該由我來負責，我一定負責設法增加一台吊車給你們。至於提高噸位的事，我們作了十分仔細的分析研究，六噸，這是最大的數字。”

老劉再也忍不住了，他登地跳起來，“小吳，走，咱們自己想法去！”

總機械師一把拉着老劉，“不，老劉，不能亂搞啊！科學這東西是真理，是硬碰硬的東西啊。出了毛病，責任可不是兒戲啊。”

老劉光火地一擰手，“我們工人大老粗，說了就得干，可不能象你整天苦着臉喊什麼科學啊，理論啊。我就不信不能提高，我老劉說得到

做得到，走，小吳。”

总机械师急得直追出来，“老刘，老刘，我是总机械师，出了毛病誰負責，我可不能对你們这样胡來負責呵！”

老刘回头來冷笑了一聲，“放心，我們的总机械师同志，我們干的事由我們來擋。”

刘师傅憋着一肚子气爬上了吊車。他一手把小張推开，“格格拉”地操作起“康曲罗儿”^①來。他关照小張：“小張你下去，加到十吨，十吨！”

老刘睜大着眼睛，目不轉睛地凝視着下面，他緩慢而小心地操作着手柄。鋼絲繩慢慢地緊張起來，十吨的机件离地了；吊車鋼臂象着力的鉄柱，微微有点抖動，鋼臂的轉輪突然发出了“軋軋”的响声，越来越厉害；老刘只得赶忙打倒車，把机件放回地上。第一次試驗失敗了，吊車果真吃不消。老刘深深地叹了口气，从操作台前退了下来，一屁股坐在地板上。

下班了，碼頭上靜悄悄的。月亮出來了，星

① 即操縱杆。

星眨着眼，只有那台灰漆已經脫落的老吊車還在不時地揮着鋼臂。老劉正聚精會神地駕駛着吊車，忽然徒工小吳從下面直喊上來：“劉師傅，告訴你一個好消息，聽說英國佬逃跑時，把吊車上的機件和名牌拋在黃浦江里，就在三號國船旁邊。”

老劉一听，就在小吳的背上打了一記，“你為什麼不早說？”

“我才從金工車間李師傅那里打聽來的。”

“快領我去看看。”

說着老劉和小吳來到了三號國船。春天的夜晚，使人覺得有點寒意。月光亮晶晶的，碼頭上沉寂得很；是風的世界。風挾着水拍打石岸，風吹得沿江的路燈伊啊伊啊地搖晃，風吹在江邊石坎縫里噓噓作響。

小吳領着師傅在國船邊站停，按着剛才李師傅說的，把地方指點給老劉看，老劉望着翻騰的江水心想：“要是能把名牌和機件撈上來，那便能一清二楚。英國佬可真可惡……”他想着，乘小吳不留意，一縱身“撲通”跳到水里去了。這麼冷的水，這老头怎能跳下去！？“劉師傅……”

小吳來不及喊出口，也緊跟着“撲通”跳下水去了。

兩個人在水下摸了好一陣，什麼也沒有，只得失望地爬上來；濕衣服貼緊着身體，給風一吹，渾身抖顫着。老劉看看小吳和自己的樣子，不由得笑了起來。

兩人回到吊車駕駛室。小張把碼頭上的機件吊完了，他忙跑回宿舍去拿干衣服給他倆換上。

“呸，小張、小吳，咱們可別把心寄托在英國佬身上了，咱們自己來動腦筋。依我看，剛才吊十噸機件為什麼會‘軋軋’出聲，一定是因為吊車好久沒上油了，不潤滑。”

“對，很可能。”小吳拍着腿，“不過，剛才轉輪也象是吃不消的樣子。”

小張接着說：“我看鋼絲繩也有問題。”

.....

三個人坐在駕駛室地上討論着。可是沒有能得出結論。忽然，劉師傅打了個呵欠，才想到時間不早了，他看了看手表，“快兩點啦，快回去睡覺吧，明天還得來早一點上班呢。”小張、小吳

見問題沒解決，不肯回去；劉師傅再三勸說他們，“別性急嚟，身體垮了可什么都完了！”兩人才勉強答應了。三個人從吊車上走了下來。小張、小吳到集體宿舍去了，老劉一個人回家屬宿舍。其實，老劉的心里比誰都急，他無時無刻不在想：從吊車的架子來看足足可以吊十五噸，但為什麼吊上十噸就“嘖嘖嘖嘖”發響了呢？英國佬到底干的什麼鬼把戲？……他一面走着，一面低著頭沉思。他走出廠門，轉過彎，沿著小道走着，走着；忽然，他站住了，眼前豁然開朗了，“對，一定是那個大梢子上的毛病。時間長了，慢慢磨損了，要是換上新的，一定好得多。對，對……”他單個兒樂得眉開眼笑起來，轉頭就往廠里跑，一口氣跑上吊車，打開電燈，捉摸起那根梢子來。果真，梢子磨得橢圓了，他樂得直摸胡子。毛病找着了。他索性坐下來，坐在那一堆機件旁邊，一個一個機件看過去，象醫生替一個個病人診病一樣；忽然他的眼睛又在那只鐵錘上停住了。他的思想一開竅，便一通百通了。英國佬真是笨蛋，用這個傢伙，多笨重！要是換上只粗大的彈簧代替，不是既簡單又能增

加载重能力嗎？对……刘师傅越想越有劲，他找到了英国佬的老病，多高兴啊！他不知不觉地在地板上躺了下来，开始盘算如何全面修理改装这台英国佬的老吊车的事。全面擦一次，加一次油，钢丝绳换上新的，把那个梢子换去，改装上弹簧；据他的经验看来，吊重量无疑地还可大大提高……他越想心里越是乐滋滋的，慢慢地、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等他醒来，东方太阳已升得竹竿高，他连忙爬起来，以为自己刚才做了一个梦，可是，改进吊车的全套办法却清清楚楚存在自己的脑子里。等小吴、小张他们爬上吊车来，老刘早已在吊机件了。小吴奇怪地望着刘师傅的脸，看他一面駕駛着吊车，一面总象要笑，再不象昨天那样愁苦样子了。小吴正要把换下的衣服挂好，一轉身，見师傅一只飯盒放在地上，他伏下身去，打开一看，还是昨天的那只里面沒洗过的空盒子。他拿着飯盒，怀着激动、敬佩的心情望着自己师傅的背影，心里好象有很多話要說，可是总又說不出来。小吴上前把师傅拉开，“师傅，你快去歇歇吧。”

“不，”刘师傅一把推开小吴，“告訴你們，

我們‘翻身’了，我們再也不是拖人后腿的人了……”刘师傅一口气把全部情况告诉了两个徒工。

打从这天晚上起，刘师傅索性把被头鋪盖搬到吊車駕駛室来了，他对自己暗暗发下誓言：“不解决问题决不回家。”

他們在白天里，一面緊張地吊着机件，一面抽空到工厂四处廢料堆里去找零件，領工具，作准备。到晚上十点，碼頭上机件吊完了，他們的修理工作也就开始了，他們把机件拆下来，擦的擦，換的換，改的改：……他們三个連續干了好几天，終于把吊車彻底的大翻修了一次。最后刘师傅“拍”的打上了电源，响亮豪壯地朝着地下喊着：“加到十五吨！十五吨！”

鋼臂平穩地上升着，越来越高，然后又平穩地轉向，慢慢地把机件放到新輪的甲板上。成功了！小吳、小張兴奋地在駕駛室里跳了起来，兩人把刘师傅抬在肩上；刘师傅那滿是皺紋的臉上露出了輕松的笑容。

刘师傅剛走下吊車，总机械师迎面走来，他紅着臉怪不好意思地求向他祝賀，緊緊地握着

老刘的手。这下老刘的火气倒一点沒有了，他笑嘻嘻地用手指指吊車揮動的鋼臂：“我想再把馬達轉速加快一些，这样可以更快些。”这下英国佬的吊車在刘师傅手下，服服貼貼地象变成了一只身强力壮的老虎，大口大口地咬起鋼和鉄。一台宏偉的高大的塔式起重机矗立在黄浦江边，它和人們在一起劳动，他的鋼臂在怒揮，象在向英国佬示威！

和苏联专家相处的日子

文 博

下班的汽笛响过了，工地上的日班工人三三两两的朝厂门口走去。中秋天气分外爽朗，西下的夕阳依然照得新盖厂房的一排排玻璃窗，眩耀发光。工地办公室就位在工地西边角上，这是一幢二开间的临时性木房，办公室的门依然静静地闭着。工地黄主任象没听见下班汽笛似的，依然伏在他那张旧得枱面发白的办公桌上，聚精会神地在写什么。他不时地抽着烟，沉思着。一会，他又搁下笔看看面前桌上的那张四寸照片，不时又翻阅起身边的那封装得饱饱的信，从信袋内，抽出一张苏联专家伊凡诺夫和他爱人、两个孩子合摄的照片来，看模样，他象是在写信。

由于过分的激动，黄主任写上几句话后，不

由自主地又沉浸在沉思中了。他想到了过去的一切……

黄主任丢了手里的烟头，又点上了支新的，他觉得自己脑子里很乱，索性放下笔，起身走到窗口，双手抚在胸前，吸着烟，凝视着窗外。

朦朧的夜色已逐漸籠罩整個工地，工地上的灯火已开始象星星一样地亮了起来，铆钉枪的嗒嗒声，电焊的滋滋声，敲打钢铁的鏗鏘声……工地依然象白天一样熱鬧。一幢幢嶄新的厂房矗立在他眼前。这和伊凡諾夫同志都有重大关系，这里的一块磚一片瓦都有他的手迹和脚印留着啊。現在好多厂房都投入了生产。鑄工、鍛工、木工等好几个車間也建立起来了。要是伊凡諾夫同志能再来工地看看，又有很大不同啦，他一定也会和我們一样地兴奋……

黄主任一动也不动地站在窗口，他脑海里象沸騰的大海，兴奋和激动的感情充滿了他整个心灵。他越想越多，他想起了和苏联专家相处的日子里的一切。一桩桩使他激動的伊凡諾夫同志的小故事，象电影似地一幕幕地从他脑海里呈现出来……

一九五五年春天。工地上好几个車間厂房矗立起来了。为了支援长江大桥的建設，部分車間需要提前单独投入生产。車間里在加紧安装机器，厂区也在加勁安装各种管道。要是机器安装好了，沒水沒电也白搭。所以厂区的下水道也在搶工。但是就在这骨节眼上，下水道发生了問題。一公尺多对徑的大水泥管先后全埋下去了，可是，一試水，沒几天就給堵住了。这怎么办啊！?人們的眼睛都集中到下水道上来了。下水道的工程頓時就成了关键問題，下水道不能完成，車間的污水排不出去，就开不了工。眼看計劃开工的日子快到了，甲方(建設单位)接連催促，說誤了生产得由工地公司負責。大家急得象热鍋上的螞蟥。一次又一次地召开紧急會議討論，找負責施工埋管的同志查問，想从他們的記憶中去找尋管道堵塞的原因。当然，誰也沒經驗，干这一項誰不是第一次？大家都这样猜測：一定是管道的标高排錯了。于是，大家决定只得沿全綫連夜把埋地管道挖开，逐段檢查。但是算来算去，時間总是来不及。可是，这又有什么办法，尽量要赶它一赶，无论如何也